



天

奉天東方書店出版

說小情言

春

江苏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豐

影

奉天東方書店出版

康德七年 一月二十日初版印刷
康德七年 二月十月初版發行

春粧豔影

(定價國幣四角)

編輯人

朱楠

楠

秋

發行人

何一

一

鳴

印刷人

劉永

永

和

印刷所

東都

印刷局

發行所

東方

書店

所



版

有

權

代售處

全滿各大書局

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一段八七號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
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一段八七號

言情小說
春粧豔影

李涵秋遺著

第一回

紅豆詞人曰：新篇本事，我嘗得之於春鏡生，生我故久也，余以丙辰之秋羈旅滬濱，春鏡生過我寓樓，樓居滬西，彌望曠莽，絡牆野蔓，委姿如蛇，鄰圃多秋葵，花作金色，斜陽染之，淒艷入畫，余面窗而坐，聽春鏡生縷述其事，輒至漏下，詰朝相見，遂爲日課，述已命酒，相與悲喟，則酌酒以寫其憂，余乃拾破楮，酒邊燈畔，記述一二，久之所積遂多，西風擊櫺，忽々冬至，窗外草木，向之黃落者，今乃委脫都盡，但有枯枝，噙霜而立，余謂春鏡生逝者如斯其不我待也，則人事變遷，復胡悲焉，春鏡生曰諾，以子之惠，奮筆記述，將使天下之可與語者，同一哭焉余曰唯，敬受命

春鏡生曰，方余之旅此也，實爲一書局司編輯，余性落拓，不受羈勒，徒以貧故，僂仰其間，雅非素志，時則妻子留越，隻身客滬，月中一歸省耳，局中御人嚴，晨興以八時，九時治事，至午後之五時半而箴，同事都三十許人，羣居一巨室，人各

一案，排比接連，如蜂房然，顧蜂有房，而出入無時，人弗之禁，則爲蜂視爲人強也，特局中之人，亦有較優于蜂者，則以二僕給役使遞書市物，一切付之，二僕之忙迫，乃視蜂釀蜜時爲烈，每一出入，則包裹纍纍，率爲餅餌果栗之屬，更一分鐘，噉嚙之聲作矣，余居是間，如入化外荒異之域，脣舌之官，置不復用，但有眼耳，以蜂房之間，初不交語，余意久于是者，我喉將綠是澀不成聲，幸乃不爾，於是及大樂，治事既畢，而餐具已陳，鈴聲大作，衆遂爭趣一梯，盡樓衆重量，力壓此梯，梯幾以力盡而大折，余既食已，肅然自歸，亦無與偕，霜月在天，秋樹零落，憑欄逡巡，乃思歸不已，如是閱月輒一歸，歸則如脫自桎梏，樂乃無藝，婦爲治饌，乾脯斃肩，爛然滿案，折簡招友人共飲，必盡醉乃已，友既散盡，挑燈把茗，與婦譚瑣事，獨惴惴然念明日將行，則心至弗怡，婦必婉勸，謂行佳也了終已弗能久留，戀戀胡爲者，百端解喻，必至余笑唯乃已。

歲月易得行，復一年，風雪凄然，余心乃彌樂也，以局中當歲闌，例得給假一星期，余得歸矣，此歸非復前日之倉卒，留家乃一星期也，將歸前數夕，余事乃大集，以友人方創立一日報，屬余襄其役，風雪中驅車往返數里，夜過半矣，然仍尋懷人雜詩三首，其一云，陋巷何人似予賢（借東坡句）詩篇脫手發幽妍，芒鞋布襪青梅

館餽啖花羹過一年（松江吳光明遇春）其二云，故人書到菊花黃，止酒燒燈讀老莊，却付幽光堅賞覽，深燈重幕度重陽（劉三季平華涇）其三云，得氣詩人半屬秋，摩挲金石意能遒，梅花爛熳湖光輭，一室天花更臥遊（松江黃觀龍丁）

新正無事可紀，桓與友人啜茗臨河之寮，吟詠相遣而已，旬日既過，束裝就道，仍執業如恒狀，特與局中人稍習，午餐既畢，亦相與作譚談，夜分或相率飲于市肆，衆或喧囂縱酒，余謹默獨飲而已，衆中孫姓者，稍能飲，酒酣乃發議徵妓，以無和者而罷，乃共恣言北里，繩較妍媸，引爲笑樂，余獨洒然，心弗爲動，陰念是娟媚者亦利吾金爾，窮措大自審無足忤動人者，敝袍帛冠，足與寒畯往還而已，乃欲策枇杷門下耶，酒酣燈燼，引被自臥，有夢還家，無心問柳，同輩間或嫵笑，余弗恤也，又月餘，我友幾園先生至，先生文章高世尤耽禪悅，與余語七祖公案，輒蟬聯達旦不得休，是夕要飲一家春，坐中則雲間野王吳門天笑皆蒞止焉，三人者咸參情諦，酒數行取箋招待飲者，天笑目余，君亦有所眷否，余笑謝，幾園哈然曰，病榻維摩，三年前走馬窺簾之慨，消磨盡矣，天笑曰庸何傷，是不猶愈于失節墮宦海乎，乃爲草箋，招一妓焉，未幾侍者紛至，衣香鬢影，披拂坐間，天笑善雅謔，野王則縱飲，惟幾園緘默，相會于無言，余所徵妓名麗玉，王某姓也，秀髮覆額，

膚色如玉，年才十八強耳，而清喉婉轉，意亦可人，數以目睨余，余自視衣敝且垢，捉肘而垢膩如墨，雅自慚爲弗稱，乃益訥不善辭，時時以目斜睇，乃弗敢目，視線偶值，則急斂避，而頰絳如火矣，麗玉亦爲一笑，旋匆匆辭去，良久余始就甯貼，如釋重負也，天笑方語余譯事，漸入款洽，余方舉紅酒欲飲，斗聞野王惜曰噫，似曾相識之燕歸來也，余急視，則坐畔乃來一粲者，雪膚玄髮，穠艷逼人，翩於驚鴻，輕若乳燕，星眸微颺，杏靨半酡，神光離合，不可迫視，余不期而心詫，然未有言，野王顧余曰，亦識時多乎，余微搖其首，幾園代答曰，錢塘蘇小也，然子長厚不近婦人，故宜子之弗識，余益惑，念是必操神女生涯於我鄉者，移根換土，乃來斯間，則我鄉人才，殆未可量也，麗人隅坐，意落落不甚酬答，余私語天笑，生平拜權奇之美入，與權奇之豪杰，若爾人者得毋近之，此一語也，當時興到，故不甚爲意，天笑并漫應之，孰意三生之孽，乃種於斯日耶

酒闌人散，余與幾園同步歸寓，微以言叩幾園，探其身世，幾園曰，縣之西鄉人也，居長濱之南，小樓三楹，面河而背野，肇生異人，冰雪其質，而花柳其操，天也，惟微聞其人事母孝，遇所歡富貧無二色，斯其夙根有未泯者乎，余曰唯唯，然夫子不嘗言，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舍是二者，余固將牢籠而致之，幾園笑曰，子

慎之，此子不易收也，余曰唯，強敵不餒，斯爲大勇，我固於其目色也知之矣，相與拊掌，

方余遐思騁發，而幾園亦別有所眷，當先敍之，幾園飲於南西安坊，觀一雛侍，行九年十九，沈其姓也，越之魏塘人，體碩貌韶秀，工酬酢，能以指畫墨菊，灑落有逸致，幾園先生聞其異，窮詢之，兼得其所繪一幀，與語大悅，幾園好高語，時入禪諦，其人亦略能酬答，性尤慷慨有俠氣，尤敬事余，以幾園語也，自是幾園恒宴於其室，某日凌晨余詣幾園寓廬，潑壁墨藩，旁行斜上如秋蚓，皆斷語細味之咸爲伊人發也，最可矇者有云兩滴眼淚，一個死字，是女子之家常便飯，余閱之亦爲失笑，當窗懸尺幅一，作疎花二蕊，枯墨潤筆，神采欲活，幾園欣然來要余題，余信筆書二絕句云，落墨秋心赴指端，霜邊籬落一枝寒，廿年漉酒相望處，要作人期耐久看，短夜霜鐘剪剪風，美人無語倚薰籠，欲知長信秋風怨，只在無言太瘦中，幾園大笑，呼沈九酬余以酒，時野王與浦南奚白亦寓此間，野王縱酒，乃呼蔽命酌，與余對應，因言麗人姓馮字玉瑛，茲賃居日新里，則名艷秋，且言且酌，將飛箋招之，余曰且止，姑待之，會有日也，野王笑曰，子非快人，欲爲則逕爲之，明夕余將酌子於彼姝粧閣，余曰，子誠未知清樽銀燭，嬋娟照坐爲飲也韻，抵掌狂矇，天花

拂落，爲飲也豪，今夕且爲豪飲爾，野王領之，遂罷。幾園則共沈九，並茗清言，至於深夜明晨，余忽動歸思，以余與閨人別逾月矣，然念野王方有名飲之約，幾園亦將泥余行，告之必爲所沮，凌曉被衣起，呼車遂行，及抵舍稚子方候於門也，心則大樂，以爲幸不逐紅裙之飲，乃得寧家也，余居松江有摯友三四，皆文字骨肉也，初余倦游歸，賃居城中，與幾園望衡，而數百武外則吳子遇春俞子瓠，華之居皆在焉，吳子年二十餘，而虬髯繞頰，狀貌甚偉，工詩能作北宋人語，瓠子善揮翰，行草皆入唐人，與余交感莫逆，吳子之爲詩也，實從余言，因示以一詩題云，城西道中見梧葉黃落盡矣，詩云搖落因知節序移，強愉箴恨故成思，秋來自付難禁雨，春去休嗟不上枝，月色和同疎更漏，風痕經過密還欹，一襟細雨城西路，愁絕幽人獨往時，吳俞皆有和章，吳語尤工，因剖豕蹄，熱牛脯，命酒痛飲月上始罷，還語細君，有肉相遺，故足樂也。

桑間三宿猶復回頭，矧在閨情，尤深別緒，詰旦遂行，秋風隨車，殘歸拂袂，念之惘然也，至滬之夕，勾當公事畢，方思小憩，忽得野王招飲之箋，知綺筵以余故，遂緩一日，以今日舉行矣，有雷陳二君至，以某報邀余襄編輯事，特至晤譚，譚次頗相懽洽，余初無是意，特來則受之，亦弗復却，五時許遂至日新里，呼車往復，

乃覓其里不可得，以余滬居，深自檢束，花叢回顧，久矣無心，遂並不知其地，殊足自笑，會有故人寓居旅邸，遂便訪之，藉以諮詢，良久乃得之，則筵瓊坐花，客已畢集矣，艷秋細裘短製，坐野干側，明眸善睐，香韻欲流，余略與諸客寒暄，就坐舉盞，野王暄呶謔呼，已不勝酒，連與余拇戰，負數巨觥，余亦微醉，視艷秋意殊慙怯，以野王兇酒，意似弗與近，顧余亦胡知者，惟知美人愛好天然，自出素性，則雅弗與酒人宜也，余因語幾園，我儕自視非道貌岸然，即清奇古醜，雅非面首資，美人憐才，殆古人欺人之語，弗論其他，即使吾人轉世爲美人身，好好惡惡，亦自有必然者，詎能以措大能揮翰作數行尺一，便委香粉於塵土，男女之間，亦曰好色耳，故我不近女，非不欲近，弗敢近也，果欲強余土木形骸之意，變而熏香傅粉爲何宴後身，亦復何可者，則登徒宋玉中，舉無席矣，幾園大笑，因引鄉先輩莊禮本先生言，使得轉生第一世當爲巨萬富家，不識一丁，第二世當爲絕代佳人，蓄面首以百數，此二者吾儕皆不可及也矣，時已酒闌，幾園離席與沈九輦語，自餘諸客亦各擁妖麗，恣其情款，獨余肅然仰屋，無所顧盼，酒食飽飫，亦有捧腹歸耳，余行時，初時知者，野王許亦不告別，艷秋偶目及之，余赧然俯首遂行，心中則念此復何樂者，徒增惆悵已耳，嗟乎，魔自此深矣，

我人中言情亦各自有其量，野王愛好無所擇別，殆登徒耳，幾闢高曠，空諸一切，然亦自承爲有情，意謂我情固不能無所寄，特純潔天然脫離俗垢，離合無間，喜怒不滓者耳，以余自詡，殆介乎二者之間，崇禮清揚，不能無過，而斷非登徒，若純潔之情，固所具有，而悲愉往復，亦自不能無垢，上方幾園固不可，下妃野王又不欲也，余曩有二遇，其一旅京，則得歌郎楊蕙芬，蕙芬韶質椎齒，嫵黠解人意，亦能書畫，而與余交未久，南歸後時憶及之不勝大寒翠袖之思也，其一羈滬，則得名妓花雲仙，雲仙明眸善睐妖，艷絕人，人都爲所惑，余亦嘗揮百金買一笑，然無所謂知音之感也，緣是別去亦不復憶，蓋浮雲太空久矣，而今茲則何加，誠余之所不解也，

第二回

春鏡生語至此微寂，余乃酌茗茗進之，然是時生眉蹙口哆，若不能辭，而又不忍不盡也，余笑曰，然則卿與個人殆已目成乎，生曰未也，是時野王時時過從余，一夕秋晚，野王過余共飲，余因詢彼妹消息，野王曰，頃擬詣之，未審子意云何，余笑曰，何必就之，盍箋招共飲乎，野王曰諾，余與野王乃罷飲，借詣焉，至則幽房曲檻銀燈如水，地覆厚毯，履不聞聲，女傭肅余儕至小室坐，艷秋方未歸也，野王與

余皆坐俟之，迄時許，燈影綰約，香息微度，艷秋入矣，前與野王問訊，復微睨余，然一瞬即止，雲髻委蛇，輕屣娉婷，真絕世也，小坐後，野王略致寒暄，即道余意，語時余心惴惴，慮唐突將爲玉人所卻，未幾，艷秋竟諾余，且請即往，余欣然遂同出，驅車至一家春，偕至七號，艷秋及其房侍三寶，余與野王共四人，三寶者，壓肥醜，而實蕩甚，眉目飛揚，手足便捷，天笑最畏之，謂其巨靈一掌，撲人重逾千鈞，不勝其黝，然三寶雖蠢，實鄙樸易撫綏，余遇之尤有恩意，以一家春之席，余命之坐，與同飲噉，三寶乃感余弗置，三寶名雖婢也，實爲主人，有權力足以左右艷秋，後此余乃頗得其助，席既設初進羹湯，三寶與余譚頗款洽，艷秋傍坐雖無語，然微以目睇，余以服余清譚之善，不期而露其詫駭之色，余因微笑，語之曰，令釀年幾何矣，余語是初不過應酬陳語，而三寶色然若驚，艷秋微笑曰，十七耳，然君殊面善，不審曾於何處見君者，余曰，指滬地言乎，曰否，故鄉耳，語時則牛戴已進，氣蒸蒸然，衆遂爭進，刀匕之聲鏘然，野王舉盞，目注陳釀，微曰，君何絮々焉，旋舉匕進一盞曰，詎欲爲花王作年譜乎，而盞中之釀已盡，似此數言，乃對酒肉言之，餘人均不之聞，余仍曰然，我固嘗於故鄉見君者，秋間余赴鄉人喜筵，乃得邂逅君於其家，其人醫士也，王姓爲我友劉季緒之弟子，然乎，艷秋曰然，

我初自滬歸也，語已橫波一盼，若不勝情，飲數巡，饌已過半，突門簾高揭，一客闖然入曰，君輩樂耶，有不速之客一人來，衆咸錯愕回顧，則天笑至也，天笑年已過不惑，而神采秀腴，如二十許少年，舉止嫺雅，衣飾都麗，余戲作詩調之，所謂小姐生來嫩（笑有小姐之號）惟君嫩得多，桃腮知着力，不許出鬚鬚者也，緣是北里姊妹咸樂與之遊，余儕見其入皆起迎，笑延之坐，天笑舉目視艷秋，復視余作微笑，旋微吟曰，三十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虫，則舉葡萄酒微飲，余無以答飲間，余與艷秋皆無語，野王微醉，則喧呶又起，勸人與拇戰，天笑絮々與三寶道花間逸事，語細不可聞，惟見天笑且語且啖，三寶則連連頷首，余絀於言辭，而與婦女酬接，則尤艱澀，惟有微笑示意而已，席散，野王先歸，豔秋三寶亦以車歸，臨行艷秋微以目睇門次，余知旨，即先趨至門以候，艷秋低語余曰，君果得暇者，可一臨存，余無語而頷首，艷秋又曰，當以何時，余笑曰，匪時不可，特患君事集不暇及我，艷秋頰忽頰，怒余以目，乃匆匆去，天笑微見之，大笑曰，春鏡生艷福不淺哉，遂歸，及明日，余方以晨寒戀衾未起，而野王已闖入，面酡然已有酒色，行走盤散，爲狀乃至可笑，余披衣且起且笑曰，君真可謂以醉爲鄉者也，野王荷々曰余，醉鄉固余所有，茲行另拓一境，以溫柔鄉爲湯沐邑矣，余曰咄，老奴不

自量哉，然君果何事，乃凌晨見訪，野王無言而坐，徐曰，君試猜之，余曰，得毋更覓一醉乎，野王笑曰然，特以君意酌之，胡地爲宜者，余曰，必艷秋粧閣，野王號然，遽起攬余裾曰，然則可以去矣，旣至，艷秋方外出，余儕乃就西廂坐，時爲秋晚，庭中滿架綠籐，叢菊數十本，黃白間之，自室外望，幽艷無匹，少頃，侍婢入報秋歸，顧盼間，秋已盈々入戶，此時余已少稔，乃亦以笑靨報之，秋少坐，詢余曰，夜來想體中佳，起胡夙也，余方啜茗，則置盞笑曰，輾轉反側，起如何弗夙，艷秋嫣然一笑，顧謂野王曰，亦思飲否，野王立曰唯，病相如肺渴死矣，艷秋含笑入後房去，去未幾，以荔支酒一巨罇至，罇巨可容五升許，復指婢媼，出果碟數事，艷秋親斟二盞，以一盞奉余，而不及野王，野王笑曰，何獨不以酒飲我，艷秋曰，君是主人，法當自斟，春鏡客也，我乃代君敬客，君復責我耶，此春鏡二字一吐於玉人之口，余覺舉體融融然，神采頓旺，艷秋以箸敬客，獨不設盃箸，余見鏡奩之傍，有碧螺小盞一，乃取以斟之，才八分許，以奉秋，秋笑目余曰，敬謝，然妾乃弗勝酒力，余曰何也，君即素不飲，今日亦不可不勉盡一觴，艷秋無語，蹙額微飲，甫釋盃，而桃頰已暈，野王目余及秋，獨舉盃狂呷立盡，勃然曰，君乃亦作兒女態，我良弗以爲然，語已仍蘊怒，余與艷秋皆笑，於是淺斟細酌，過一時許，

忽有招飲之箋至，則天笑生也，天笑生於北里，無所專眷，而酬應瀟脫，別成清逸，時方小飲壽康里，招余與野王，野王大聲，立促余行，艷秋以目止余，余乃故遲延以却之，野王意似弗豫曰，然則余當先行，語已遽匆匆出，余不得已，亦從之行，艷秋微語余曰，今夕必招余，余曰諾於是遂行，出時夕照已闌，秋柳蕭疎，初燈已上矣，

天笑及一客偕，客年少，氣質華妙，舉止嫺雅，苟天笑少十年，誠一對璧人也，余亟與客通訊，知客田姓，立甫其字，維揚人也，祖父均世宦，立甫年弱冠，走京師，納貲爲部郎，觀政陸軍，讀書法校，聲華卓犖，風雅宜人，亦工詩詞，善雅謔，辛亥更始乃襖被出都溷跡滬濱，與天笑善，余與立甫譚，方及其尊甫，野王忽矍然曰，尊甫得弗曾肄業南菁者耶，是我譜兄也，立甫聞語色然，狀至局踣，起揖曰，老伯，世侄誠疎忽，得罪長者，幸長者恕之，然語固恭順，而意實懷疑，余亦茫然，念野王生平不至維揚與南菁，何緣得晤立甫之父，然野王意鑿然，又似非誑，因亦覆之，後此始知野王實不識立甫之尊人，特興到語爾，藉日興到，胡得冒爲人之長者，則亦荒矣，蓋野王平生好作大言，往往無根，飲酒之間，即使人尊野王爲其祖父行者，野王亦承之無靳，且尤能力言其事，明其確鑿，至可笑也，天笑方與一姬絮

語，亦略不顧瞻余等，余就視之，姬年近十三四，圓面曼目，髮澤如漆，而肌膚稍黧，風致亦殊可人，詢之知爲出此間之侍兒，名阿婉，天笑嘗偕與游六橋三竺間，其詞所謂衰柳寒鴉點暮空，徘徊香塚去匆匆，西冷橋畔一絲風者也，少頃席已具，余儕各書花箋，余欲招艷秋，而礙於野王，不能自陳，乃陰白之天笑，天笑乃故促余，余以無人對，天笑顧野王曰，曷弗爲春鏡作蹇修，野王笑曰，懷欲陳之久矣，則逕奪筆呼艷秋名，呼箋將去，余雖意得然不能不認爲遜客之容，野王笑曰，子誠內多欲而外行仁義者也，遂入坐立甫必欲尊野王首坐，野王弗承，立甫乃連稱老伯不已，衆大笑酒甫數行，艷秋已至，含笑與野王點首，乃翩然就余側似甚稔者，余曰，適從何來，且胡速也，艷秋微應曰，自與子約，故弗出以候，箋來乃先至此間，其他有酒之局三數處，都未往也，余曰然則誠見子意，第我良不解胡足見重於子，而慊々如是，艷秋曰，無他，重子誠耳，衫履不飾，無執袴氣，即此已非輕薄世間能兒所余笑曰，有是哉，人之所棄而子之所取也亦可謂與俗殊酸鹹矣，方絮語間，野王大聲促余飲始已，然素手互攜，裾薰微度，此樂誠神仙中人不啻也，

連漏三下，酒闌燈紅，艷秋已先歸，行時堅屬以明日過其居，余連領之，迨去余乃語天笑將以明日之夕，觴客於其家滬上北里之俗，觴宴必以博奕，否則弗足致婢媼

之歡心，而其俗凡月之晦朔望，必以得客觴席爲榮，不則將以生涯寂寞，來儕輩之嘲笑，余略稔其例，而明日又爲望日，因盛致賓朋爲一夕之歡，凡富貴世家文學之士，無所弗有，得客二十餘輩，是夕即命伴至艷秋粧閣，取得箋一束，書邀客之柬，余於是時，殆已舉身體靈魂，屬之豔秋一人之身，更無他念而入其間矣，

天下事有至難測者，然莫如美人之情緒，美人芳心，玲瓏竅竇，不可方物，故其爲情也，如蓮孔之絲，如江風之入雲，瞬息萬變，曲折難詳，苟曾近婦人者讀之，當不以吾言爲河漢，余既歸寢，而豔秋小影仍留眸底，親其言笑，遂以入夢，豔秋與余晤才兩日爾，不解何緣，遽傾倒至此，則誠所謂三生之緣法也，明日五時許，余治事已畢，逕至日新，坐未久，諸客稍集，又頃之豔秋亦歸，豔秋衣淺黑色，短襖，垂髮齊其耳，裝飾尤嫵媚，余端相不語，歷數分鐘，豔秋笑曰，目灼灼胡爲，詎不識妾耶，余笑曰，摩登色相，不落言銓豔秋低環一笑，復匆匆去而客已大集，爲何予人何豹庵程不忍程微若馬相如孫天行龍辟公王菊畦陳蓑碧蔣千里林萬齋，均騷客也，瓊筵甫設，逸興橫飛，艷秋見客皆溫文爾雅，語言儻，舉止高華，則大悅，尤依依余側不忍去，顧外室另有他客，數以人促之，不得已去少時又返，爲余典觴政，剝酒果，笑語樂生，余自晤艷秋以來所未見也，因詢以何樂之甚，豔秋曰，余